

蓮社高賢傳



蓮
社
高
賢
傳

撰人不詳

中
華
書
局

叢書集成初編

蓮社高賢傳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九一年北京第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ISBN7-101-00894-1/K·367

蓮社高賢傳

慧遠法師

晉 撰 人 闕

法師諱慧遠，姓賈氏，鴈門樓煩人。幼而好學，年十三，隨舅令狐氏遊學許洛，博綜六經，尤善莊老。宿儒先進，莫不服其深致。二十一，欲渡江從學范曄，適石虎暴死，南路梗塞，有志不遂。時沙門釋道安建剎於大行常山，一面盡敬，以爲眞吾師也。初聞安師講，般若經豁然開悟，歎曰：「九流異議，皆糠粃耳。」遂與母弟慧持、投簪受業，精思諷誦，以夜續晝。因求直道場，沙門曇翼每給燈燭之費。安師聞之曰：「道士誠知人，師神明英越，志與理冥。」至二十四，大善講貫。有客問說實相義，往復問難，彌增疑味。師爲引莊子之說以相比，類惑者釋然。安師因許，令不廢外典。常臨衆歎曰：「使道流東國者，其在遠乎！」後隨安師南遊襄陽，值秦將苻丕爲寇，乃分張徙屬，各隨所往。耆德臨歧，皆蒙誨益。唯師不聞一言，卽跪詣曰：「獨無訓勅，懼非人類。」安師曰：「如汝者，復何所慮？」師乃與弟子數十人南適荊州，居上明寺，念舊與同門慧永約，結屋於羅浮。太元六年，武帝至尋陽，見廬山閣，嘆曰：「可以息心。」乃立精舍，以去水猶遠，舉杖扣地曰：「若此可居。」當使朽壤抽泉，言畢，清流湧出。尋陽亢旱，師詣池側讀龍王經，忽有神蛇從池而出，須臾大雨，歲竟有秋。因名龍泉精舍。永師先居廬山西林，欲邀同止，而師學侶浸衆，永乃謂刺史桓伊曰：「遠公方當宏道，而貧道所棲，隘不

可處。師夢山神告曰：此山足可棲神。願毋往。其夕大雨雷震，詰旦林麓廣闊，素沙布地，榎栢文梓，克布地上，不知所自至。伊大敬感，乃爲建刹，名其殿曰神運。以在永師舍東，故號東林。時太元十一年也。此山儀形九疊，峻聳天絕，而所居盡林壑之美，背負爐峯，旁帶瀑布，清流環階，白雲生棟。廬山記：匡裕先生，殷周之際，受道於仙人，即巖成館，人稱神仙之窟。因名廬山。尋陽記：山高三千三百六十丈，周二百五十里，其山九疊，水亦九派。郡國志：廬山九疊，包藏仙蹤。別營禪室，最居靜深。凡在瞻履，神清氣肅。師聞天竺佛影，是佛昔化毒龍瑞迹，欣感於懷。後因邪舍律士，敘述光相，乃背山臨流，營築龕至，淡采圖寫，望如烟霧。復製五銘刻於石。江州太守孟懷玉，別駕王喬之，常侍張野，晉安太守殷隱，黃門毛修之，主簿殷蔚，參軍王穆夜，孝廉范悅之，隱士宗炳等，咸賦銘贊。見廬山集。先是尋陽陶侃刺廣州，漁人見海中有神光，網之得金像文殊，誌云阿育王所造。後商人於海東獲一圓光，持以就像，若彌縫然。侃以送武昌，寒溪主僧珍常往夏口，夜夢寺火，而此像室獨有神護，馳還寺果焚，像室果存。及侃移督江州，迎像將還，至舟而溺，荆楚爲之謠曰：陶惟劍椎，像以神標，雲翔泥宿，邈何遙遙，可以誠至，難以力招。及寺成，師至江上，虔禱之，像忽浮出，遂迎至神運殿，造重閣以奉之。因製文殊瑞像讚，嘗謂諸教三昧，其名甚衆，功高易進，念佛爲先。旣而謹律息心之士，絕塵清信之賓，不期而至者，慧永。同師安公，先居西林。慧持。道師同母弟。道生，曇順。什門弟。僧叡，曇恆，道曷，曇詵。並通師門人。佛馱邪舍。此云覺明，屬齊國人。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維衛國人。名儒劉程之。號達民。張野，周續之，張銓，宗炳，雷次宗等，結社念佛。世號十八賢。復率衆至百二十三人，同修淨土之業。造西方三聖像，建齋立誓，令劉遺民著發願文，而王喬之等，復爲念佛三昧詩以見志。師神貌嚴宿，瞻仰者則心

戰沙門有持如意致獻者。不敢陳白。竊留座隅而去。法師慧義強正少可。謂師弟子慧寶曰。諸君膚淺。故於遠公望風推服。常至山值師講法華。欲致難趣。內悸流汗。出謂慧寶曰。此公言貌。誠可敬服。殷仲堪任荊州。入山展敬。與師俱臨北澗松下。共談易道。終日忘倦。仲堪歎曰。師智識深明。實難庶幾。師亦曰。君之才辨。如此流泉。後人名其處曰聰明泉。司徒王謐。護軍王默。並欽慕風德。遙致敬神。王謐有書往反。盧循據江州。入山詣師。師少與循父遇。同爲書生。及見循。歡然道舊。其徒諫曰。循爲國寇。得不爲人疑。師曰。我佛法中。情無取舍。識者自能察之。此何足懼。及宋武進討循。設帳桑尾。左右曰。遠公素主廬山。與循交厚。宋武曰。遠公世表之大。何可疑也。乃遣使馳書。遺以錢帛。有行者。將來侍師。善驅蛇。蛇爲盡去。因號辟蛇行者。有一虎往來。時見形迹。未嘗傷人。人號遊山虎。師與社衆。每遊憩山上方峯頂。思去水遠。他日有虎跑其石。水爲之出。因號虎跑泉。又於一峯製涅槃疏。因名擲筆峯。初是大教流行江東。經卷未備。禪法無聞。律藏多闕。師乃令弟子法淨。法領等。遠越葱嶺。曠歲來還。皆獲梵本。昔安公在關中。請曇摩難提出阿毘曇心。其人未善晉言。頗多疑滯。後僧伽提婆至。卽請重譯。及三法度論。於是二論乃興。師卽製序以貽學者。聞鳩摩羅什入關。遣書通好。什答書曰。傳釋來貺。粗聞風德。經言永代東方有護法菩薩。欽哉仁者。善宏其道。曇摩流支入秦。師遣弟子曇邕。請於關中出十誦律。流傳晉國。西土諸僧。咸稱漢地有大乘開士。每東向致禮。獻心廬岳。及佛跋陀羅至。師卽請出禪數諸經。於是禪戒典出自廬山。幾至百卷。先是。此土未有泥洹常住之說。但言壽命長遠。師曰。佛是至極。至極則無變。無變之理。豈有窮耶。乃著法性論十四篇。羅什見而歎。

曰：邊方未見經，便開與理合。秦主欽風，以大智度論新譯，致書求序。師以其文繁廣，乃抄其要爲二十卷而爲之序。羅什譯，論凡百卷。桓元征殷仲堪，要師出虎溪，稱疾不往。元將入山，左右曰：昔殷仲堪禮敬於遠，請公

勿屈。元曰：仲堪死人耳，及元見師，不覺屈膝。所懷問難，不敢復發。及語至征討，師即不答。元後以震主之威，勸令登仕，師止辭以答。元不能強，既而欲沙汰衆僧，下教僚屬曰：沙門之徒，有能申述經誥，禁修行整者，始可以宣寄大化。其有違于此者，悉當罷黜。唯廬山道德所居，不在投簡之列。師因致書廣立條制，元悉從之。初，庾冰輔政，以沙門應敬王者，何充奏不應禮。及元在姑熟，復申冰議。師答書曰：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塵外之容，不應致敬王者。乃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一明在家者，有天屬之愛，奉王之禮。二明出家以求志，變俗以達道。豈得與世典同其禮敬？三明求宗不順化宗，謂泥洹不變，其化盡爲宅。泥洹，即涅槃，翻不生不滅。不順化者，其生可滅，其神可冥。冥神絕境，謂之泥洹，而不隨順於生生化化，流動無窮之境。斯所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豈復有所禮敬者哉？四明體極不兼應，謂歷代君王體極之主，但務方內而不可并御於方外，故曰不兼應。天地之道，盡於運化。帝主之德，理極於順通。與夫獨絕之教，不變之宗，優劣明矣。若夫如來之道，則無所不應矣。五明形盡神不滅，謂火之傳於薪，猶神之傳於形。火之傳異薪，猶神之傳異形。方生方死，往來無窮。但悟徹者反本，惑理者逐物耳。有頃，元篡位，卽下書曰：佛法宏誕，所未能了。初推奉主之情，故令與今事。既在己，宜進謙光。諸道人勿復致禮也。桓元西奔，安帝自江陵還京師，輔國何無忌勸師候迎。師稱疾不行。帝遣使勞問，師上書謝病。帝復下詔慰答。師嘗講喪服經，當是禮記

小記大記
四制等篇

雷次宗、宗炳等並執奏承旨。次宗後著義疏，首稱雷氏。宗炳書責之曰：昔與足下面受於釋和尚，今便稱雷氏邪？陸德明毛詩音義云：周絃之與雷次宗同受詩義於達法師，亦此類也。釋惠安患山中無刻漏，乃于水上立十二葉芙蓉，因波

隨轉，分定晝夜，以爲行道之節，謂之蓮花漏。僧徹善篇牘，嘗至山南攀松而笑，和風遠集，衆鳥悲鳴，超然有自得之趣。退諮於師曰：律禁管絃歌舞，若一啞一笑，可得爲乎？師曰：苟以亂意，皆爲非法。徹唯此而止。

師居山三十年，迹不入俗，唯以淨土克勤於念。初十一年，澄心繫想，三觀聖相，沉厚不言。後十九年七月

晦夕，於般若臺之東龕，方從定之，見阿彌陀佛身滿虛空，圓光之中，有諸化佛，觀音勢至，左右侍立。又見

水流光明，分十四支，流注上下，演說苦空，無常無我之音。佛告之曰：我以本願力，故來安慰汝。汝後七日，

當生我國。又見佛默邪舍，慧持。

義熙八年先逝

劉遺民。

義熙六年先逝

在佛之側，乃揖師曰：師志在先，何來之晚？師語法

淨惠寶曰：吾始居此，十一年中三見佛相，今復見之。吾生淨土必矣。又曰：七日之期，斯爲漸矣。卽寢疾製

遺誡曰：吾昔以知命之年，託業此山，自審有必盡之期，便欲絕迹外緣，以求其志。良由性弱於斷，遂令同

趣相引，時賢過眷，情以類感，不覺形與運頽。今年已八十三矣，仰尋遠離之誨，俯慨自負之心，徒令此生

虛謝，以悼往疾之深，令於至時，露骸松林之下，卽嶺爲墳，與土木同狀。此乃古人之禮，汝等勿違。苟神理

不昧，庶達其誠。大哀世尊亦當祐之以道。門徒號慟，若喪父母。師以世情難割，乃制七日展哀，至期始順

寂。卽義熙十二年八月六日也。弟子不忍露屍，與尋陽太守阮侃奉全軀舉殯於西嶺，累石爲塔，謝靈運

立碑，以銘遺德。張野作序，自稱門人。宗炳復立碑於寺門，以表德業。師將終，耆老請以鼓酒治病。師曰：律

無通文。請飲米汁。師曰：日過中矣。又請飲蜜和水。乃令披律尋文卷。未半而終。所著經論諸序銘贊詩記。凡十卷。號廬山集。刻梓在紹興府庫。自佛圖澄、道安師、遠法師、曇順、僧叡、五世爲國師云。唐宣宗大中二年。追諡辨覺大師。昇元三年。追諡正覺。南唐李先主年號。即晉高祖皇帝天福四年也。大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追諡圓悟大師。凝寂之塔。

慧永法師

西林法師慧永。河內潘氏。年十二出家。事沙門竺曇現。初集禪於恆山。與遠師同依安法師。期結宇羅浮。及遠師爲安公所留。師乃欲先度五嶺。太玄初。至尋陽。刺史陶範。素挹道風。乃留築廬山舍宅爲西林。以奉師。布衣蔬食。清心克己。容貲含笑。語不傷物。峯頂別立茅室。時往禪思。至其室者。常聞異香。因號香谷。一虎同居。人至輒驅去。遠師之來龍泉。桓伊爲立東林。三十年影不出山。師居西林亦如之。嘗因法事。至近邑。還山薄暮。鳥橋營主醉騎馬。當道遮師不聽去。師以杖指馬驚走。營主仆地。師捧慰之。遂還。營主病。往寺悔罪。師曰：非貧道意。爲禱之。尋愈。鎮南將軍何無忌。鎮尋陽。至虎溪。請遠公及師。遠公持名望。從徒百餘。高言華論。舉止可觀。師衲衣半脛。荷錫捉鉢松下。飄然而至。無忌謂衆曰：永公清散之風。乃多於遠師也。師標誠植願。動在安養。義熙十年在疾。忽斂衣求展欲起。衆驚問。師曰：佛來也。言終而化。異香七日方歇。葬於寺之西南。春秋八十三。唐元宗朝。詔重建塔亭。追諡覺寂大師。實智之塔。

慧持法師

法師慧持。遠公母弟也。幼讀書。一日所記。能敵十日。年十八。與兄同事安公。徧學衆經。遊刃三藏。及公在

襄陽遣遠公與師東下。遂止廬山。師形長八尺。衲衣垂膝。徒屬三百。師爲上首。豫章太守范寧請師講法華經。阿毘曇論。四方雲聚。瑯琊王恂與范寧書。問遠持二公孰愈。寧誠謂賢兄賢弟。玃復書曰。但今如弟。賊未之有。況復賢邪。羅什在關中。遙相欽敬。每致書通好。隆安三年。辭兄入蜀。遠留之曰。人生愛聚。汝獨樂離。師曰。滯情愛聚者。本不應出家。今既割欲求道。止以西方爲期耳。卽恨然而別。至成都。俾縣居龍淵寺。大宏佛法。升其堂者號登龍門。義熙八年。順寂。春秋七十六。臨終遺命。務嚴律儀。專心淨業。以東閭經籍付道泓。西閭法與付曇蘭。以泓行業清敏。蘭神悟天發。並能係軌師蹤焉。

道生法師

法師道生。魏氏鉅鹿人。幼從竺法汰出家。披對經誥。一覽能誦。年在志學。便登講座。吐納明辨。雖宿望莫敢酬抗。初依廬山。常以入道之要。慧解爲本。乃與僧叡。慧嚴。慧觀等。遊學長安。從羅什受業。關中僧徒咸仰神悟。嘗喟然歎曰。自經典東流。譯人重阻多滯。權文解通圓義。若忘筌得魚。始可與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精練空有。研思因果。乃立善不受報。及頓悟成佛義。又著二諦論。佛性常有論。佛無淨二論。應有緣論。並籠罩舊說。妙有淵旨。守文之徒。嫌嫉竟起。師又以法顯三藏所翻泥洹經本先至。六卷經云。除一闍提。皆有佛性。師云。夫稟質二儀。皆有涅槃。止因闍提。含生之類。何得獨無佛性。蓋是經來未盡耳。乃喝闍提之人。皆得成佛。時大本未傳。孤明先發。舊學僧黨。以爲背經。遂顯大衆。擠而遣之。師正容誓之曰。若我所說背經。當見身痼疾。若與實相不背。願舍壽之日。踞師子座。遂拂衣而行。及後大經至。聖行品云。一

闍提人。雖復斷善。猶有佛性。於是諸師皆爲媿服。師被擯南還。入虎丘山。聚石爲徒。講涅槃經。至闍提處。則說有佛性。且曰。如我所說。契佛心否。翠石皆爲點頭。旬日。學衆雲集。忽雷震青園佛殿。有龍升天。因改寺曰龍光。師於寺請勵賓律師。譯沙彌塞律傳於世。既而辭衆。復投廬山。預蓮社。久之還都。止青霞寺。宋文帝大會沙門。龍御地筵。食至良久。衆疑過中。帝曰。始可中耳。生乃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遂舉箸而食。一衆從之。莫不歎其機辯。時王宏。范泰。顏延之。並挹敬風猷。相從問道。元嘉十一年十二月庚子。於廬山升座說法。將畢。衆見塵尾紛然墜地。隱几而化。宛若入定。諸師聞之。益信前誓有證。翌日葬於廬山之西阜。初。關中僧肇。始註維摩詰經。世咸玩味。師乃更發深旨。人服其妙。所述維摩詰法華泥洹小品諸經。皆有義疏。時以師能推闡提得佛之義。於是顯其頓悟不受報等論。

曇順法師

法師曇順。黃龍人。初出承訓羅什。講釋羣經。妙盡色空無著之旨。什歎曰。此子奇品也。後來廬山。同修淨業。寧蠻校尉劉遵孝。於江陵立寺。要師經始。盛宏念佛三昧之道。宋元嘉二年。別衆坐逝。異香滿室。春秋七十九。

僧叡法師

法師僧叡。冀州人。遊學諸方。嘗行經蜀西界。爲人所掠。使牧羊。有商客異之。疑是沙門。及問以經義。無不綜達。卽出金贖之。後遊歷天竺諸國。還至關中。從羅什諮稟經義。羅什翻法華經。以竺法護本云天見人。

人見天什曰。以此言過質耳。叔曰。將非人天兩接兩得相見。什喜。遂用其文。久之來入廬山。依遠公修淨業。既而適京師。止烏衣寺。講說衆經。聽者推服。宋彭城王義康。要入第受戒。師曰。禮聞來學。王乃入寺。祇奉戒法。王以貂裘奉師。常用敷坐。王密以錢三萬買之。師曰。此雖非所宜服。然王之所施。不可棄也。王聞益加敬。謝靈運篇好佛理。殊方俗音。多所通解。嘗以經中字音。求證於師。因爲著十四音訓。梵漢昭然。元嘉十六年。無疾告衆曰。吾將行矣。卽而西合掌而亡。衆見臥內有金蓮花。倏爾而隱。春秋八十五。

曇恆法師

法師曇恆。河東人。董儒。依遠公出家。年甫十三。便能講說。內外典籍。無不通貫。德行清孤。物情推服。常有羣鹿。馴邊座隅。自入廬山。專志淨業。義熙十四年。端坐合掌。厲聲念佛而化。春秋七十一。

道昞法師

法師道昞。潁州人。陳氏。初出家。爲遠公弟子。該通經。兼明莊老。志節孤峻。言與行合。念佛三昧。究心無間。義熙十四年。豫章太守王虔。入山謁敬。請爲山中主。用紹遠公之度。衆以道源法嗣。咸知宗仰。元嘉十二年。集衆念佛。就坐而化。春秋七十一。

曇詵法師

法師曇詵。廣陵人。幼從遠公出家。勤修淨業。兼善講說。注維摩經。行於世。常著窮通論。以明宿修。述蓮社錄。以記往生。又能別識鳥獸毛色。僂鈍之性。洞曉草木枝幹甘苦之味。妙盡其理。人知其有密證云。元嘉

十七年集衆謂曰自建寺以來至此五十年吾之西行最在其後卽跏趺念佛百聲閉息遂絕春秋八十

道敬法師

法師道敬瑯琊王氏祖凝之刺江州遂從遠公出家年十七博通經論日記萬言每歎戒律終身難全願淨六根但稟一戒以爲得度之要遠公知其堅止許之篤志念佛晝夜弗替遠公歸寂乃入若邪山宋永初元年謂衆曰先師見命吾其行矣卽端坐唱佛而化衆見光明滿室彌時方滅春秋五十二

佛馱邪舍尊者

尊者佛馱邪舍晉云覺明屬賓國婆羅門種有沙門至其家乞食父本外道怒歐之遂手足攢臂巫師謂曰坐犯賢聖卽請此沙門悔過旬日乃瘳因令邪舍出家時年十三隨師行曠野與虎遇邪舍曰虎已飽必不傷人前行中道果見餘骸至十五誦經日至萬言以分衛廢業爲憂梵語分衛晉言乞食一羅漢來代乞食年十九誦經滿數百萬言性度簡傲不爲諸人重至二十猶爲沙彌復爲舅氏學五明論世間法術內衆外道皆有五明至沙勒國待遇隆厚旣而羅什至乃從學阿毘曇論十誦律什隨母反龜茲師遂留止行化苻堅遣呂光伐龜茲執羅什師問歎曰我與羅什未盡懷抱今忽羈虜相見何期後十年師東至龜茲盛宏法化羅什在姑臧遣信要之師恐國人止其行取清水以藥投之咒數十言與弟子洗足卽夜便發比旦行數百里追之不及問弟子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流響兩目有淚師又咒水洗足乃止旣達姑臧什已入長安開姚主逼以妾媵歎曰羅什如好綿繯何可使入棘林羅

什勸姚主遣使迎師。既至，別立省寺於逍遙園，四事供養，一無所受。將至分衛一食而已。時羅什譯出十住經，師更相徵決，辭理方定。師髭赤，善解毘婆沙論，時人號赤髭論主。秦宏始中，譯出四分律。四十卷長阿含經。二十卷義熙八年，來廬山入社，後辭還本國。自闍賓以廬空藏經一卷寄商客至涼州。

佛跋跋陀羅尊者

尊者佛跋跋陀羅。覺云姓釋迦，迦維羅衛國人。甘露飯王苗末也。幼亡父母，出家爲沙彌。年十六，博學窮經，深達禪律。嘗與僧伽達多共遊闍賓，達多閉戶禪坐，忽見師來，云暫往兜率，致信彌勒，言訖便隱。後益見其神變，敬心祈問，方知得不還果。時姚秦沙門智嚴至闍賓，覩法衆清淨，慨然東顧曰：我諸同輩，未遇真匠，將何發悟？卽諮詢於衆，孰能遂我祈諸流化東土？僉應之曰：跋跋陀羅其人也。嚴乃要師裹糧而行，經歷諸國，至交趾，附舶循海，達於青州東萊，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師往從之。秦太子泓請師於東宮，集衆說法，與羅什論色空義。師曰：汝祇說得果中色空，不說得因中色空。什問何謂師曰：一微空，故衆微空。衆微空，故一微空。一微空中無衆微，衆微空中無一微。往復數番，羅什罔測。秦主興供僧三千，盛修人事，而師禪靜自守，忽謂弟子曰：吾見本國五舶俱發，衆謂妄言，因共擯棄。乃與弟子慧嚴、慧觀四十餘人俱發，至廬山香谷，菱舍而居。菱薄爲切草舍時會蓮社遠公謂師被擯，過由門人，縣記五舶於律無犯，卽遣弟子曇邕致書秦主，爲其解擯。乃請師東林，譯出禪數諸經。自是江東始耽禪悅。師志在遊化，西適江陵，持鉢分衛，果見天竺五舶至。此後還都，立道場寺。先是支法領於千闍，得華嚴梵本三萬六千偈，未經宣譯。義熙十

四年吳郡內史孟顗右衛將軍褚叔度請師爲主譯與沙門法業慧義慧嚴慧觀等爲筆授譯成六十卷有二青衣且從池出灑掃研墨師先後譯出觀佛三昧經般泥洹經修行方便論及法顯所得大僧祇律凡十五部宋元嘉六年念佛而化塔於廬山北嶺

劉程之

劉程之字仲思彭城人漢楚元王之後妙善老莊旁通百氏少孤事母以孝聞自負才不預時俗初解褐爲府參軍謝安劉裕嘉其賢相推薦皆力辭性好佛理乃之廬山傾心自託遠公曰官祿巍巍欲何不爲答曰君臣相疑吾何爲之劉裕以其不屈乃旌其號曰遺民及雷次宗周續之宗炳張銓畢穎之等同來廬山遠公謂曰諸君之來豈宜思淨土之遊乎程之乃鑿石爲誓文以志其事

文見廬山集

遂於西林澗北別

立禪坊養志安貧精研元理兼持禁戒宗張等咸歎仰之嘗貽書關中與什肇揚摧經義著念佛三昧詩以見專念坐禪之意始涉半載卽於定中見佛光照地皆作金色居十五年于正念佛中見阿彌陀佛玉毫光照垂手慰接程之曰安得如來爲我摩頂覆我以衣俄而佛爲摩頂引袈裟以披之他日念佛又見入七寶池蓮青白其水湛湛有人項有圓光胸出卍字

卍字音萬具萬德之相是佛

指池水曰八功德水汝可飲之程

之飲水甘美及寤猶覺異香發於毛孔乃自慰曰吾淨土之緣至矣復請僧轉法華經近數百遍后時廬阜諸僧畢集程之對像焚香再拜而祝曰我以釋迦遺教故知有阿彌陀佛此香先當供養釋迦牟尼如來次供養阿彌陀佛復次供養妙法華經所以得生淨土由此經功德願令一切有情俱生淨土卽與衆

別臥床上。面西。合手氣絕。勅子雍積土爲墳。勿用棺槨。時義熙六年也。春秋五十九。廬山集載廬山事跡甚詳。

張野

張野字萊民。居潯陽柴桑。與淵明有婚姻契。野學兼華梵。尤善屬文。性孝友。田宅悉推與弟。一味之甘。與九族共。州舉秀才。南中郎府功曹。州治中。徵拜散騎常侍。俱不就。入廬山。依遠公。與劉雷同。尙淨業。及遠公卒。謝靈運爲銘。野爲序。首稱門人世服其義。義熙十四年。與家人別。入室端坐而逝。春秋六十九。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廬門人。父歿過江。因居豫章。八歲喪母。哀感過於成人。十二詣范寧受業。通五經五緯。時號十經童子。養志閑居。窮研老易。公卿交辟。無所就。入廬山。事遠公。預蓮社。以爲身不可遺。餘累宜絕。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復辟太學博士。俱不就。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正。爲之註釋。宋武帝北伐。太子居守。迎館安樂寺。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太守劉柳薦于武帝。辟太尉掾。不就。武帝踐祚。召至都。問館郭外。乘輿行幸。問禮經。傲不可長。與我九齡。射于罍圃。三義辨析精異。上甚說。或問身爲處士。時踐王廷。何也。答曰。心馳魏闕者。以江湖爲桎梏。情致兩忘者。市朝亦巖穴耳。時號通隱先生。續之素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春秋六十七。

張銓

張銓字秀碩。野之族子也。尙情高逸。酷嗜典墳。雖畊鋤猶帶經不釋。朝廷徵爲散騎常侍。不起。庾悅以其

貧起爲尋陽令。笑曰：古人以容膝爲安，若屈志就祿，何足爲榮？乃入廬山，依遠公，研窮釋典，深有悟入。宋景平元年，無疾向西，念佛安臥而卒。春秋六十五。

宗炳

宗炳，字少文，南陽人。其母聰辨，富於學識，教受諸子，皆有成。炳妙善琴書，尤精玄理。殷仲堪、桓玄並以主簿辟，皆不就。劉毅領荊州，復辟爲主簿，答曰：棲丘飲谷三十年矣，乃入廬山，築室依遠公。蓮社久之，兄臧爲南平守，逼與俱還江陵。閑居絕俗，劉裕辟太尉掾，不就。二兄卒，累甚衆，頗營稼穡。武帝勅南郡長，時致餼饗。衡陽王義季在荊山，親至其室，炳角巾布衣，引見不拜。王曰：處先生以重祿可乎？對曰：祿如秋草，時過卽腐。宋受禪，徵爲太子舍人。元嘉初，徵爲通直郎。太子建徵爲中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尚志。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旣而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雅好山水，往必忘歸。西陟荆巫，南登衡嶽，因結宇山中，懷尚平之志，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不可再登，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悉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宋元嘉二十四年卒。春秋六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博學明詩禮，入廬山預蓮社，立館東林之東。元嘉十五年，召至京師，立學館雞籠山，置生徒百員，除給事中，不拜。久之，還南昌。公卿祖道以送，與子姪書曰：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